

# 西藏

## 地方史通述

下卷

罗广武 何宗英 编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 西藏地方史通述

## 下卷

罗广武 何宗英 编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藏地方史通述/罗广武, 何宗英编.-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223-02276-7

I. 西… II. ①罗… ②何… III. 地方史-研究-西藏  
IV. K2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9057 号

## 西藏地方史通述

---

编 著 罗广武 何宗英  
责任编辑 李海平  
封面设计 戴士和  
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市林廓北路20号)  
印 刷 四川大自然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00.25  
字 数 1100 千  
版 次 2007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1-4,000  
书 号 ISBN978-7-223-02276-7  
定 价 150.00元(上、下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十三世达赖滞留内地

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生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藏历十五饶迥之火鼠年五月五日，系拉萨东南部达布地区朗敦村人。由八世班禅丹白旺修、摄政通善呼图克图、三大寺和扎什伦布寺全体僧俗官员联名公禀，要求驻藏大臣松淮转奏光绪皇帝，请免于金瓶掣签。十三世达赖于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十三日在布达拉宫坐床，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八月，十三世达赖20岁时亲政。

根据藏文《十三世达赖传》所载：在拉萨东南部达布地区，……在朗敦村里面有一户农家，其血统不是贵族，但照西藏人的说法，也不是“杀生作恶”这一类人。这家的主人名叫贡噶仁钦，妇人名叫罗桑卓玛，此妇人于公元1876年（藏历第十五饶迥之火鼠年，清光绪二年）五月五日，在太阳刚出山的时候，生产了一个男孩，广额、黑发、头顶上有几茎白发是这个小孩的特点。

……噶厦认为朗敦灵童已经各方面肯定为新达赖的灵童，因为其他地区再未发现同样的灵童。乃由八世班禅、摄政通善呼图克图、三大寺和扎什伦布寺的全体僧俗官员联名向当时的驻藏大臣松淮上了公禀，要求驻藏大臣转奏清朝皇帝，由于灵童只有一名，且经各方公认，请免于金瓶掣签。1877年三月，光绪帝在奏折后面批示：“贡噶仁钦之子罗布藏塔布开甲木错，即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毋庸掣瓶。钦此。”

……（1877年）十一月十四日，灵童到了拉萨河南岸的公堂寺，由森本堪布把灵童抱到聂畏殿上，按照过去的旧例，在

此接受圣旨，灵童面向东方下跪，驻藏大臣立在前面，捧读了光绪帝批准灵童继任十三世达赖喇嘛并免于掣签的圣旨，灵童向东方行了三跪九叩礼，然后两个驻藏大臣也向达赖献了哈达，灵童向驻藏大臣还了哈达，并送了佛像、香、氍毹等礼品。

……1879年五月，光绪帝的圣旨到了拉萨，内云：“达赖喇嘛转世已经确定，今年六月十三日良辰吉时举行坐床，甚佳，朕深喜之！现赐达赖喇嘛黄哈达一条，佛像一尊，念珠一串，铃杵一套。达赖喇嘛坐床之后，可启用前世达赖之金印，并将用印时日上奏。前请乘用黄轿及黄色鞍辔均予准用。佛父贡噶仁钦封为公爵，赏戴宝石顶子，着孔雀翎，依旨遵行，钦此！”十三世达赖的父亲被封为公爵以后，噶厦又拨给许多庄园和农奴，遂成西藏大贵族，即今之朗敦。

……按照过去旧例，达赖先到大昭寺，首先向柱上挂的“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的牌子挂了哈达，然后进入大殿，向释迦牟尼佛像献了哈达。是日由噶厦出资，在大昭寺各佛像前，献了一千盏灯和一千个糌粑做的供品。

达赖在大殿朝佛完毕，登上大昭寺的第二层楼，在那里向西藏古代的赞普松赞干布、唐朝的文成公主、莲花生祖师、白朗木（女神）的塑像献了哈达，并念了《成就四业经》，念毕下楼，直赴布达拉宫。

在布达拉宫的日光殿上又和驻藏大臣见面，彼此交换了哈达，达赖又送给驻藏大臣长哈达一条、佛像一尊。接着即在日光殿上举行了坐床庆祝大会。（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91—97页）

按照过去旧例，历代达赖年满18岁时，即应亲政，接管政务。但自九世达赖以来，都是青年夭亡，政权常在摄政（掌办商上事务）手中。十三世达赖年届19岁时（1894年，光绪

二十年)，光绪帝曾下令要达赖亲政，但达赖因自己年龄还幼，同时正在学经，恐亲政以后，政教两误，推辞未就，只是把历代达赖的三颗印玺接受过来，交给了噶丹掌管。

达赖受了比丘戒后，按照佛教学经程序，已完成了一大阶段。此时西藏政局正处在大动荡的时代，英帝的侵略蚕食日益加剧，西藏统治集团乃想把达赖捧上政治舞台，亲自掌政，一方面在西藏人民中当然有更大的号召力，另一方面也容易对抗驻藏大臣。因之当达赖受过比丘戒后，三大寺和噶厦僧俗官员，借口“神意”，压迫摄政第穆呼图克图辞职，要求达赖亲自出台掌政。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八月，摄政第穆呼图克图向达赖提出辞呈，达赖接了辞呈后，就交给三大寺和全体僧俗官员会议，要他们讨论。会议经过讨论以后，向达赖作了如下报告：“参与会议的全体僧俗官员一致认为，早在水龙年和木马年时，大家就有过亲政的要求，但达赖喇嘛因为年青，没有接受。现达赖喇嘛已学完显密诸法，不应再因借口学经而有所推辞。况历代达赖喇嘛均在18岁时亲政，现达赖喇嘛年已20，超过了亲政的年龄，更应接受全藏人民的希望。为了全藏众生的福利，大家一致要求达赖喇嘛批准摄政的辞呈，自己出来执政。”

是年八月初八日，在布达拉宫内的司西彭错大殿上，举行了隆重的达赖亲政大典。……

自达赖亲政以后，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在对付英帝的态度上，对立更加尖锐化，因为达赖与驻藏大臣地位平等，驻藏大臣对他更没有办法。这在当时边务开导委员何长荣给四川总督的一份报告中，作了很具体的描写，该报告中说：“……光绪二十年以前，商上事务归第穆呼图克图掌办，达赖喇嘛未尝干预一切公事，驻藏大臣尚可译行，甚则加以申斥，前大臣升泰赴边阻战，尚能创设亚东关者，盖事权犹在也。今则达赖自行

掌办商上事务，以清净恭修之人，忽而干预公事，其毫无识见可知。且其体制与驻藏大臣平行，先有一不受笼络之心，所任噶布伦等半皆私人，罔识大体，平日高居山寺，驻藏大臣不易见之，即见之彼亦傲睨自若，默无多语，公事但凭译咨来往，稍拂其意，咨亦不答。”当时驻藏大臣和达赖之间的关系，和驻藏大臣的处境以此可见。（同上，第139—142页）

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在亲政后不久，就表现出独断专横且精于权谋的政治手腕。他先是于1899年制造了一起大冤案，将自己的经师、前摄政第穆呼图克图撤职查办，处以终身软禁。然后又于1903年，将摄政时期经清朝皇帝批准任命的四名噶伦全部软禁在罗布林卡，强加了若干莫须有的罪名。

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后的第三年，即1898年<sup>①</sup>，不顾驻藏大臣的劝阻和清室的不满，将自己的经师和掌管政局的摄政第穆撤职查办，并没收了其担任摄政以来所得的全部庄园和财产，对其本人则处以终身软禁的刑罚。他的这一举措在历辈达赖喇嘛中从未出现过，从其仅仅掌权三年就运用近侍机构和护法神汉等人制造了这样一起宗教诬陷的大冤案，不难看出其性格中不惜破釜沉舟，一定要置政敌于死地的这一特点，也可以看出他在权术谋略方面的心机之深。

最后一个事例即1903年，其亲政后的第八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将摄政时期经清朝皇帝批准任命的四名噶伦（夏扎、雪康、强钦、霍尔康）全部软禁在罗布林卡，让官员会议组织审查他们的罪行，其中的霍尔康噶伦，于软禁期间的某天早晨，人们在罗布林卡南面的一条水渠旁发现了他的尸体，成为了自杀或他杀的一件历史悬案。对于噶伦们的罪名，则完全是采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手段，强加了若干莫须有的罪名，

并以这些冠冕堂皇的罪名，使得驻藏大臣不能不首肯并报光绪皇帝批准，其独断专横，且精于权谋的政治手腕由此可见一斑。（多杰才旦：《十三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土登嘉措浅析》，载《中国藏学》2004年第3期）

①应为1899年——编者注。

在藏历土猪年（1899年）达赖喇嘛土登嘉措24岁时，……卸任摄政王第穆活佛阿旺洛桑赤列绕杰请来一位高级鞋匠，为达赖喇嘛和秘茇法师各做了一双黄色团龙缎子翘尖彩靴，这原本是第穆活佛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敬献达赖的礼物，却不料，就在这时，达赖喇嘛佛体不适。第穆活佛的政敌们即将乃穷护法神请来，当即降了“麻东益喜”神，“神”口说出达赖喇嘛靴底有“符咒”，当即拆开靴子，果然发现内藏“符咒”一张，便以其妄图复权而陷害达赖喇嘛为由，拘捕了第穆活佛和他的亲友白热活佛、聂荣活佛以及罗布次仁等，对他们用尽酷刑和鞭打，但都不曾招认什么。当时驻藏大臣力劝无效，反诬其袒护罪犯，驻藏大臣要上奏皇帝，他们却要先斩后奏，更加对聂荣活佛和罗布次仁施加重刑，然而也没招供。于是，白热活佛被活活打死；聂荣活佛在酷刑下自杀；罗布次仁致残，在伤口化脓生蛆后，交仓礼尼姑寺热卡察催巴严管，不久便死于该寺。与该案有关的其他罪犯交策墨林和功德林等看管。对卸任摄政王第穆活佛的处理，则以关在丹吉林院内专修的监狱里令其“闭户修行”为名，连吃饭的碗都不给，被活活折磨而死。

第穆活佛蒙冤死后，于宣统二年（1910年）时，哲蚌寺的洛色林扎仓、色拉寺的麦扎仓和丹吉林寺的全体僧众，向噶厦同声疾呼，要为第穆呼图克图的冤案昭雪。当时的驻藏大臣向清廷禀奏了上述事件的原委，清廷下旨要求查明事实真相，经过调查核实，下的结论是：“实属诬害，深表同情”。其后又下



达了“复其职权，归还其一切财产”的“诏书令”。同时宣称，允许寻访第穆活佛的转世灵童。寻访结果，认定丹增加措为第九世第穆呼图克图。随即按照惯例，以盛大而隆重的礼仪，将该灵童从色拉曲顶迎请到丹吉林寺，恢复了被革除的名号及财产、权力。（霍康·索朗边巴：《第穆活佛受害经过》，载于《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1986年第1版）

联豫奏第穆呼图克图被参冤抑据实平反折（宣统二年①三月二十六日）

现据布贵绷寺洛腮岭扎仓喇嘛察阿甲养摄尔札工康洛桑登周等偕同第穆本寺喇嘛清饶四朗、清饶登同等联名禀称：……已革达赖比昵群小，贪利忘义，一对严师即如芒刺。迨其自管商上事务之后，忽于光绪二十五年②二月初六日遣人致送经资银二十五两，延请阿旺罗布藏称勒饶结③上山唪经。孰意诱令前往，即下黑狱，宣言有箭头寺护法降神卜卦，说出阿旺罗布藏称勒饶结图害达赖生命。贿买瞻对康巴喇嘛暗用圆经邪咒，并于布达拉山下藏埋镇魇之物各情，威逼供认。并将康巴喇嘛毒刑拷讯，情急自戕。阿旺罗布藏称勒饶结不知何故，未几亦毙狱中。已革达赖即将第穆所管各寺财产及庄田牧厂，一律查抄入己，估值约银二百余万两。小僧等痛念阿旺罗布藏称勒饶结并无劣迹，竟被奇冤，实久屈于昔年，亟待伸于今日。其转世之真正呼毕勒罕，现年十岁，早已迎回本寺。为此公同集议，环请录案昭雪，奏恳恩施等情前来。

臣等查已革达赖与阿旺罗布藏称勒饶结本有师徒之分，只以利其寺产，遂借降神呓语毫无证据之事，构成大狱。前驻藏大臣文海等迭次译咨，令将阿旺罗布藏称勒饶结交出公同审问，以成信谳④。该已革达赖抗不遵办，即裕钢原奏亦有其中虚实，未经汉官提讯之语。其为横罹⑤诬陷，实无疑议。

……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开复靖善禅师名号，赏还第穆呼图克图，准其转世。所有该寺内财物田产，飭由商上查明如数给还，以彰公道，而服人心。（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卷，第1545—1546页）

①宣统二年：即1910年——编者注。

②光绪二十五年：即1899年——编者注。

③阿旺罗布藏称勒饶结：即第穆活佛阿旺洛桑赤列绕杰——编者注。

④臧：读验 y à n，指审判定罪——编者注。

⑤罹：读离 l í，遭受灾难或不幸——编者注。

1904年（光绪三十年）7月下旬，英军已到达曲水，距拉萨120里，十三世达赖仓皇由罗布林卡移到布达拉宫，留下一道命令，要甘丹赤巴罗桑坚赞出任摄政，代理达赖掌处西藏政教事务。7月27日夜，达赖只带少数随从人员，秘密离开布达拉宫，经青海、甘肃赴外蒙古首府库伦。

（清光绪三十年）六月十五日夜半，达赖只带少数随从人员，秘密离开布达拉宫。达赖是夜由拉萨径越色拉寺后面的郭拉山，拂晓时到达山后巴雅地方，在这里略进饮食，并将所穿的僧装完全脱下，改着蒙古式便服，继续向黑河大道前进。

与达赖同行者究竟是些什么人，藏文传记中并无记载。荣赫鹏在《英国侵略西藏史》一书说：“余得地方消息，达赖今已出走八站之遥，同行者有布里雅特人德尔智氏，此人实为藏方祸首罪魁，据云渠①力劝达赖暂行引退，以为英人不久行将如鸟兽散，譬犹沸汤中之泡沫，冷却后当复归于平静云。”日本人所著之《西藏通览》中也说：“达赖……闻警，是夜仓皇出奔，临行时召噶尔丹寺大喇嘛，授以达赖印，以后事相托，

伴七名侍从急行矣，……而彼参宁堪布者（指德尔智），率布里雅特人 70 名护卫达赖，推达赖之意，迨欲利用此机，赴俄都谒见俄皇也。”（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第 1 版，第 207 页）

①渠：即他——编者注。

十三世达赖先后经黑河（那曲）、唐古拉山、通天河、青海柴达木盆地、甘肃嘉峪关，进入外蒙古境内。于当年藏历十月二十日抵达外蒙古首府库伦，受到盛大欢迎。

根据达赖自拉萨直赴库伦，并带了德尔智的情况推断，达赖原先有由此前往俄国的企图，但当时正值日俄战争时期，俄国被日本打败，国内又发生了革命，因而沙皇自顾不暇，没有力量积极侵略西藏，再加上达赖到库伦后，即被清朝驻外蒙大臣看视住，后来又从北京派来钦差加以监视，因此赴俄目的没有达到，达赖乃秘密派遣德尔智前往俄京，会晤沙皇。（同上，第 208—209 页）

达赖见英之对藏政策既渐次逼迫以来，而北京政府对于此事又未见有何等之设施，于是益信交俄为上策，遂从次安尼①堪布之劝，拟亲往俄都与沙皇会见。然达赖之巡游国外，援旧例须奉北京皇帝之诏敕，此事必难望北京皇帝之许可，而欲自行出奔拉萨又恐别生何等障碍，难达其目的。……当达赖由西藏入青海至甘肃省，沿途教士正欢迎大佛，群集礼拜。春来满洲，日俄开战矣，并传闻俄军连败者不乏，达赖闻彼等风说，窃有所虑，乃声言曰：余之此行也，盖将往蒙古库伦，见大喇嘛杰李宗坦巴②胡图克图也。彼于是果由嘉峪关入蒙古至库伦矣。（〔日〕山县初男：《西藏通览》，西藏自治区历史档案馆 1986 年编印，792

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第二编第四章 西藏与俄国)

①次安尼：即德尔智——编者注。

②杰孛宗坦巴：即哲布尊丹巴——编者注。

在西藏军队进行了一次毫无成效的阻止英军的不适当的努力之后，达赖喇嘛置驻藏大臣的劝告于不顾，为了摆脱英国的控制而逃离拉萨。他长途跋涉来到遥远的蒙古，在那里，他 very 希望得到俄国的援助，达赖喇嘛于1904年10月到达了外蒙古的首府库伦。清王朝以废黜对他的封号的方式对达赖喇嘛的外逃作出了反应。

……流亡中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打算离开蒙古到俄国。他在库伦会见了俄国新任驻华公使波科蒂洛夫，并把他的布里亚特蒙古侍从喇嘛多吉耶夫(德尔智)派遣到圣彼得堡去拜见沙皇，请求“保护我的生命免遭危险和威胁，如果返回拉萨我将履行自己的职责”。([美]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7—9页)

沙俄政府向西藏的渗透由来已久。在帝国主义瓜分世界、争夺霸权的角逐中，沙俄在西方和南方不断受挫之后，就把侵略的目标投向了东方，加紧侵略东亚，以图建立一个所谓的“俄罗斯——中华帝国”，这样，“想把西藏并入本国”，就成了沙俄帝国主义“宏大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沙俄在向西藏进行渗透的过程中，就是利用俄籍布里亚特蒙古族与西藏特殊的宗教关系，大量培植间谍，潜入西藏上层左右西藏政局，诱使达赖投靠沙俄的。德尔智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德尔智(1853—1938年)是俄国布里亚特蒙古族人，他的俄名叫多尔日耶夫(或德尔捷也夫)，藏名叫罗桑阿旺德尔智(或罗桑古巴)，汉文史籍多习惯称他为德尔智。他于1873年

潜入西藏拉萨哲蚌寺郭芒扎仓学经，1888年在传召大法会上取得了西藏佛学的高级学位——拉让巴格西，并经哲蚌寺举荐成为侍奉十三世达赖学经的十名侍读之一，从而钻进了西藏地方政权的中心。

当时俄国建蒙古怀柔之策于其所侵略之布哩呀次托①人（布哩呀次托人者，一种之人种而居于蒙古之库伦、恰克图及西伯利亚拜加尔②地方信奉佛教之人民也）许以宗教之自由。原来俄国政府以希腊为国教，于本国内固严禁宗教自由，实行顽强压制主义者也，惟对于布哩呀次托人极用宽大之处置，不惟不妨碍彼等信教于彼寺院，反大加保护，奖励佛教之发达。是证俄之诚意哉？盖俄政府非能崇信佛教者，不过借此使彼僧侣心悦诚服为收政略上手腕之作用耳。又派布哩呀次托人多数喇嘛至西藏留学，如噶尔丹、别蚌、色拉及扎什伦布各寺，常见二百余名之入学者。（〔日〕山县初男：《西藏通览》，西藏自治区历史档案馆1986年编印、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第二编第四章 西藏与俄国）

①布哩呀次托：即布里亚特蒙古族——编者注。

②西伯利亚拜加尔：即西伯利亚之贝加尔地方——编者注。

俄国又将布哩呀次托青年诱入本国施以文明教育，毕业后再归蒙古地方，各就适当之职业，德尔姐①者亦在其中之一人也。彼颖敏有奇略，于青年群中崭然独露头角，彼在此学俄国语，知欧洲之大势，而又通蒙古之文字，彼之归蒙古也，为俄国之东方经营大为尽力，俄国政府甚宠爱之。……俄政府勉彼对于西藏之密策，给多数资金，使为喇嘛留学西藏。彼在拉萨研究西藏语十有余年，曾受文明教育，以明晰之头脑研究西藏文学，其学识远超庸众，未几遂选为达赖喇嘛之侍讲矣。彼既

被选为达赖侍讲也，乃以得意之才略，论世界之大势，谓清政府不足依赖，谓英国北侵，藏事危迫，其喇嘛之运命不至被外教蹂躏殆尽不止。因就地图指示俄国幅员，剴切说明，谓其国力之膨胀，版图之扩张，大有兼欧并亚之势，默察将来，定可认为世界之统一者，确足倚为喇嘛教之保护者。复援黄教派经书中引证《未来纪》（按《未来纪》者昔某喇嘛所作也，谓西藏当佛教紊乱将近灭亡之时，北方之国有一有力之佛法大王起而统一此世界云云，西藏一般人民方信此说，疑为将来谶②语），谓其中所谓佛法大王者孰欤？即俄国皇帝是也。促达赖暗为注意谋脱清国之束缚，依俄国之援助，以防英人之北侵，保自国之独立。原来锐敏如达赖，为彼说所浸渍，其志意似怦怦欲动。适值达赖成人，侍讲之职稍得暇余，次安尼堪布因归蒙古故乡，提供种种之证据物件，将一切状况报告俄国政府，俄国政府复给以莫大之机密，其后彼数数往来俄国及西藏间，常携金银及他珍奇杂物小铕等赠之法王，又于西藏诸大寺院捐助多金。达赖炫于文明之利器，喇嘛醉于闪烁之黄金，而次安尼堪布之声，遂啧啧宣传于西藏中矣。（同上）

①德尔姐：即德尔智——编者注。

②谶：读趁 chèn，迷信的人指将来要应验的预言、预兆——编者注。

达赖喇嘛误认为多吉依①的谗言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甘言，并准备背着噶厦和僧俗官员秘密前往俄罗斯。噶厦得知这一消息后，向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呈文说：“尽管俄罗斯有支持西藏意向，但这么大的事情只跟多吉依磋商决定，难道这仅仅是超越权限的问题吗？”在噶厦、僧俗官员、三大寺的力阻下，达赖喇嘛未能起程。于是在藏历土猪年（公元1899年），多吉依再度前往俄罗斯，并受到了俄皇的召见。多吉依赴俄罗斯的事，引起了英国等各国的重视。当时国外报纸报道说：“达赖喇嘛

派往俄罗斯的使者受到隆重的欢迎。此使者为多吉依，他此行的目的是加强与俄罗斯的亲密关系。他向俄皇递交了达赖喇嘛的亲笔信，赠送了各种土特产品。他还带有与俄罗斯商定在首都圣彼得堡设立西藏使馆的使命。”<sup>①</sup>另外一些报纸还报道说，“在达赖喇嘛看来，争取同俄罗斯建立亲密关系是适时的。其原因是唯有强大的俄罗斯才能够挫败英国的阴谋。”英帝获悉达赖喇嘛派遣使者联俄之消息后十分恼火，……多吉依自俄返藏后，向达赖喇嘛呈送了俄皇的信件和赠送的希腊东正教大主教的法衣，并对达赖喇嘛说，关于俄国派专人到西藏之事，需要细商等等。一个月过后，达赖喇嘛又派多吉依前往欧洲，并不顾僧俗官员的进言，暗自把果芒侍读达尔罕堪布罗桑阿旺和作为代办执事的孜准坚赞平措二人经尼泊尔派往俄国，让孜仲当念·阿旺曲增带着金、银、铜等工艺品随多吉依一起经过蒙古前往俄国。他们一行抵达俄国后受到俄皇接见，并进行了长谈。藏历铁牛年（公元1901年），多吉依等一行回到拉萨后，向达赖喇嘛报告“（俄国）亲王长驻拉萨，加强双方友好关系”等与俄国方面谈判的条款和西藏代表草拟的关于“俄国（在藏）开发工业；与南边邻国发生事端时俄国将给予帮助；俄国帮助在中亚、西亚各国中传播佛教”等为内容的俄国与西藏之间的条约。十三世达赖喇嘛虽已盖印批准这些条款，但西藏地方政府拒绝接受。同时西藏地方噶厦政府又怕惹怒达赖喇嘛，多次说明情况，也为了暂时满足达赖喇嘛的愿望，派多吉依再一次赴俄罗斯筹集武器，并将筹集到的武器收存在罗布林卡。（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陈庆英等译，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956—957页）

①多吉依：即德尔智——编者注。

十三世达赖喇嘛于光绪三十年六月十五日（1904年7月

27日)秘密出逃后,驻藏大臣有泰于七月十一日(8月21日)致外务部电,乞代奏请旨褫革达赖喇嘛名号,五天后,即七月十六日(8月26日),清廷回电,著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两个多月后,清廷得知达赖前往库伦,特派延祉前往库伦迎护,延祉未到任之前,仍著驻库伦大臣德麟妥为照料。

有泰致外务部达赖潜逃乞代奏请旨褫革其名号电(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一日)

达赖喇嘛于前月十五昏夜潜逃。询及商上僧俗番官,金<sup>①</sup>云不知去向。查本年战事,该达赖实为罪魁,背旨丧师,拂谏违众,及至事机逼迫,不思挽回,乃复遁迹远扬,弃土地而不顾,……乞代奏请旨,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褫革,以肃藩服,而谢邻封。(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卷,第1190页)

①金:读千qiān,全、都之意——编者注。

光绪三十年(甲辰)七月壬辰(1904年8月26日)

又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有泰,电奏悉。著即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并著班禅额尔德尼暂摄。(《清实录·德宗实录》卷五三三,转引自《清实录藏族史料》,第9集,第4638页)

光绪三十年(甲辰)九月辛丑(1904年11月3日)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德麟。昨据电奏达赖喇嘛求救,已有旨谕令优加安抚,现派延祉前往库伦迎护,延祉未到任以前,仍著德麟妥为照料。(《清实录·德宗实录》卷五三五,转引自《清实录藏族史料》,第9集,第4641页)

十三世达赖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到达库伦后,在库伦滞留了一年半。期间驻藏大臣有泰根据噶厦和三大寺僧俗



联名公禀，曾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五月，向清廷建议开复达赖喇嘛名号。同年九月，光绪帝回复：“著俟达赖喇嘛由库伦起程后，再降谕旨。”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达赖由库伦起程，同年九月到达西宁。在西宁停留的时间有一年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一月底，达赖从西宁塔尔寺起程入京，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到达山西五台山。半年后，又从五台山动身，于同年九月初到达北京。九月二十日（10月14日），达赖陛见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十月初十日（11月3日），清廷开复达赖喇嘛名号，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但对于达赖喇嘛提出今后遇事直接向皇帝上奏、勿须通过驻藏大臣的请求仍予拒绝。

西藏的噶厦和三大寺的僧俗官员于1905年夏天发起了向驻藏大臣请愿的活动，要求清朝皇帝恢复达赖喇嘛的封号。与此同时，他们还派出一个代表团到蒙古去请求达赖喇嘛尽快返回西藏。达赖喇嘛答应于次年（1906年）4月离蒙返藏。但是，当达赖喇嘛于1906年10月到达安多（青海省）时，遇见了清朝官员，他们把清朝皇帝所下的一道诏令给了他，要他暂时在青海的塔尔寺住下。这一决定无疑是采纳了清朝查办藏事大臣张荫棠的建议，因为1906年这一年当中，张荫棠一直在奏请皇帝推延批准达赖喇嘛返藏的日期，以便争取时间巩固清朝在西藏的地位。（[美]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9—10页）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六月乙亥（1908年7月19日）

谕内阁：前据张荫棠电奏达赖喇嘛吁请陛见，恭请圣训。当经降旨，著暂缓来见。现在藏务大定，达赖喇嘛已抵五台山，